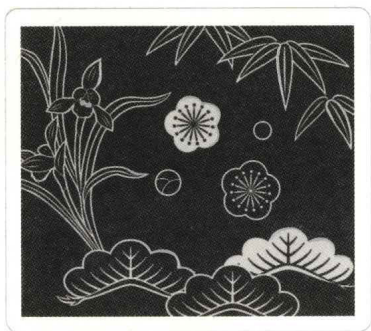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周作人 自編集



自己的园地

止庵校订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自己的园地/周作人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302-1059-8

I. ①自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3213号

自己的园地

ZIJIDEYUANDI

周作人 著

止庵 校订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32开本 8.125印张 145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059-8/I · 1031

定价: 20.00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关于《自己的园地》

止庵

《自己的园地》有两个版本。其一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北京晨报社出版，为“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”，该年八月一日周作人日记所说，“编杂文集至下午大致完了”，即指此书；其二一九二七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，如小引所云，系作者“重加编订”的本子。晨报本包括三部分，除“自己的园地”和“绿洲”外，还有杂文二十篇，即《文艺批评杂话》，《地方与文艺》，《三个文学家的纪念》，《诗人席烈的百年忌》，《森鸥外博士》，《有岛武郎》，《日本的讽刺诗》，《希腊的小诗》，《儿童的文学》，《吕坤的演小儿语》，《读童谣大观》，《读各省童谣集》，《送爱罗先珂君》，《怀爱罗先珂君》，《再送爱罗先珂君》，《怀旧》，《怀旧之二》，《学

校生活的一页》，《山中杂信》，《夏夜梦》，《娱园》和《寻路的人》（此篇并作为“代跋”）。北新本删去杂文部分，另加入“茶话”一辑。所删杂文除已选进《雨天的书》者外，后分别编入《泽泻集》、《谈龙集》、《谈虎集》、《艺术与生活》和《过去的生命》等集子中。北新本新添一篇小引，所删去之旧序后收入《苦雨斋序跋文》。较之晨报本，北新本更其整齐。其中“自己的园地”和“绿洲”原系作者在《晨报副镌》所开专栏，前者作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，后者作于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七月，均是《雨天的书》主要部分之前的作品。“茶话”（除原不在此辑中的《永乐的圣旨》、《抱犊固的传说》、《蛮女的情歌》和《约翰巴耳》外）则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《语丝》上发表的系列文章，写在《雨天的书》编订之后。

以内容论，“自己的园地”和“绿洲”更接近于文艺批评（虽然作者在旧序中说，“并不是什么批评，”但这主要是从行文态度和文体上来强调的），“茶话”则与《雨天的书》仿佛，似应算作那一类“杂感随笔”。也可以把“绿洲”视为向《雨天的书》写法的一种过渡，其中趣味的分子似乎偏重一些，而“自己的园地”则更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此一阶段的文艺思想。《绿洲小引》有云，“偶然也有两小时可以闲散的看书，而且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心目，”实际上代表一种特殊的切入点，为周氏此后的随

笔创作多所沿袭。

作者后来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，说一共可以分作三节，“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，写批评文章，”（《书房一角原序》）大概即从写“自己的园地”算起。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，则如阿英《周作人的小品文》所说：“‘自己的园地’一辑，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，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‘学衡派’批评家的封建思想，《沉沦》《情诗》二评，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，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。”此辑问世于《艺术与生活》主要部分之后，周氏后来在《艺术与生活自序》中所强调的思想变化情况，在这里已经显现出来。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，到此时遂告完善。这一理论有两个前提，一是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，一是承认创作的 personal 价值。二者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文学是独立的，所以才是文学的；因为创作是个人的，所以才是人类的。这与从前在《艺术与生活》中所提倡的“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”不无出入。从这样的前提出发，他建立起一种宽容的批评观，其要旨又包括尊重创作自由和反对思想统一两个方面。针对有关《沉沦》和《蕙的风》的批评的批评，即是具体的应用范例。从前在《艺术与生活》中宣传过“平民的文学”，现在也有所修正，提出“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，再加以贵族的洗礼”，意义同样重大。周氏不仅看到社会心理或群众心理庸俗的一面，更发觉了

其危险的一面。他说：“君师的统一思想，定于一尊，固然应该反对；民众的统一思想，定于一尊，也是应该反对的。”（《诗的效用》）后一方面乃是作者独具慧眼之处。后来虽然“文学小店”关门，上述宽容思想和自由意识（对任何统一思想倾向的抵制），周氏却几乎保持了一生。

文学批评对周作人来说只是一个阶段的工作。一九二五年写《元旦试笔》有云：“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‘自己的园地’，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，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。……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，把‘文学家’的招牌收藏起来。”即是针对“自己的园地”而言。后来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说：“关于文学的迷信，自己以为是懂得文艺的，这在‘自己的园地’的时代正是顶热闹，一直等到自己觉悟对于文学的无知，宣告文学店关门，这才告一结束。”（《文学与宗教》）

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三月第十版整理出版。原书目录七页，小引一页，正文二百七十八页，其中包括插画五页，即日本铁鐔，竹久梦二画小孩，克路轩克画“小妖与鞋匠”，塞文狄斯画像和萨福画像。

十四	阿丽思漫游奇境记	66
十五	沉论	71
十六	王尔德童话	76
十七	你往何处去	81
十八	魔侠传	85

绿洲

一	谭百姿	94
二	法布耳昆虫记	97
三	猥亵论	100
四	文艺与道德	104
五	歌咏儿童的文学	113
六	俺的春天	117
七	儿童剧	121
八	玩具	125
九	儿童的书	129
十	镜花缘	133
十一	旧梦	137
十二	世界语读本	141
十三	结婚的爱	145
十四	爱的创作	149
十五	梦	154

茶话

一 抱犊固的传说	162
二 永乐圣旨	165
三 保越录	168
四 芳町	170
五 蛮女的情歌	172
六 艳歌选	174
七 明译伊索寓言	177
八 再关于伊索	181
九 遵主圣范	183
附 再论遵主圣范译本	186
附 三论遵主圣范译本	193
十 塞文狄斯	196
十一 和魂汉才	200
十二 回丧与买水	202
十三 约翰巴耳	205
十四 花煞	208
附 结婚与死	210
十五 爆竹	215
十六 心中	218
十七 希腊女诗人	224

小引

《自己的园地》原系一九二三年所编成，内含“自己的园地”十八篇，“绿洲”十五篇，杂文二十篇。今重加编订，留存“自己的园地”及“绿洲”这两部分，将杂文完全除去，加上“茶话”二十三篇，共计五十六篇，仍总称“自己的园地”。插画五页，除“小妖与鞋匠”系旧图外，其余均系新换。原有杂文中，有五篇已编入《雨天的书》，尚有拟留的五篇当收入《谈虎集》内。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，周作人记。

一 自己的园地

一百五十年前，法国的福祿特尔做了一本小说《亢迭特》(Candide)，叙述人世的苦难，嘲笑“全舌博士”的乐天哲学。亢迭特与他的老师全舌博士经了许多忧患，终于在土耳其的一角里住下，种园过活，才能得到安住。亢迭特对于全舌博士的始终不渝的乐天说，下结论道，“这些都是很好，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。”这句格言现在已经是“脍炙人口”，意思也很明白，不必再等我下什么注脚。但是我现在把他抄来，却有一点别的意义。所谓自己的园地，本来是范围很宽，并不限于某一种：种果蔬也罢，种药材也罢，——种蔷薇地丁也罢，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，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，应了力量去耕种，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。在这平淡无奇的说话中间，我所想要特

地申明的，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，与种果蔬药材，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。

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，这是要在先声明的。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，——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；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样的材能，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，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。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，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。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，去种蔷薇地丁，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，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，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，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，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，——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，那便是白痴的，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，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。倘若用了什么名义，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，——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，——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，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。

有人说道，据你所说，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，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。泛称人生派的艺术，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，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“为人生的艺术”的，对于这个我却有一点意见。“为艺术的艺术”将艺术与人生分离，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，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，固然不很妥当；“为人生的艺术”以艺术附属于人生，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，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

生分离呢？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，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，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？“为人生”——于人生有实利，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，但并非唯一的职务。总之艺术是独立的，却又原来是人性的，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，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，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。“为艺术”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，“为人生”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；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，表现情思而成艺术，即为其生活之一部，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，而他人接触这艺术，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，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；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，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。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，便是如此：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，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，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，——而花亦未尝不美，未尝于人无益。

二 文艺上的宽容

英国伯利（Bury）教授著《思想自由史》第四章上有几句话道，“新派对于〔罗马〕教会的反叛之理智上的根据，是私人判断的权利，便是宗教自由的要义。但是那改革家只对于他们自己这样主张，而且一到他们将自己的信条造成了之后，又将这主张取消了。”这个情形不但在宗教上是如此，每逢文艺上一种新派起来的时候，必定有许多人，——自己是前一次革命成功的英雄，拿了批评上的许多大道理，来堵塞新潮流的进行。我们在文艺的历史上看见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，不免要笑，觉得聪明的批评家之稀有，实不下于创作的天才。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，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，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，以为是最唯一的“道”，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，虽然也无足怪，然

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了。

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，以感染他人为作用，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，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，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，——是研究的人便宜上的分类，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。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，（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，即是人性，）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，当然是不相同。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，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，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，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。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，是分离不是合并，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。

然而宽容决不是忍受。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，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。正当的规则是，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，不应取忍受的态度；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，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，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。聪明的批评家自己不妨属于已成势力的一分子，但同时应有对于新兴潮流的理解与承认。他的批评是印象的鉴赏，不是法理的判决，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。文学固然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，但只是已往事实的综合与分析，不能作为未来的无限发展的轨范。文艺上的激变不是破坏〔文艺的〕法律，乃是增加条文，譬如无韵诗的提倡，似乎是破坏了“诗必须有韵”

的法令，其实他只是改定了旧时狭隘的范围，将他放大，以为“诗可以无韵”罢了。表示生命之颤动的文学，当然没有不变的科律；历代的文艺在他自己的时代都是一代的成就，在全体上只是一个过程；要问文艺到什么程度是大成了，那犹如问文化怎样是极顶一样，都是不能回答的事，因为进化是没有止境的。许多人错把全体的一过程认做永久的完成，所以才有那些无聊的争执，其实只是自扰，何不将这白费的力气去做正当的事，走自己的路程呢。

近来有一群守旧的新学者，常拿了新文学家的“发挥个性，注重创造”的话做挡牌，以为他们不应该“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”；这意思似乎和我所说的宽容有点相像。但其实是全不相干的。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，但是无所用其宽容，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，不是现在势力所能干涉，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。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，正如壮年人的听任青年的活动；其重要的根据，在于活动变化是生命的本质，无论流派怎么不同，但其发展个性注重创造，同是人生的文学的方向，现象上或是反抗，在全体上实是继续，所以应该宽容，听其自由发育。若是“为文言”或拟古（无论拟古典或拟传奇派）的人们，既然不是新兴的更进一步的流派，当然不在宽容之列。——这句话或者有点语病，当然不是说可以“仇雠视之”，不过说用不着人家

的宽容罢了。他们遵守过去的权威的人，背后得有大多数人的拥护，还怕谁去迫害他们呢。老实说，在中国现在文艺界上宽容旧派还不成为问题，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为势力，应否忍受旧派的迫压，却是未可疏忽的一个问题。

临末还有一句附加的说明，旧派的不在宽容之列的理由，是他们不合发展个性的条件。服从权威正是把个性汨没了，还发展什么来。新古典派——并非英国十八世纪的——与新传奇派，是融和而非模拟，所以仍是有个性的。至于现代的古文派，却只有一个拟古的通性罢了。

三 国粹与欧化

在《学衡》上的一篇文章里，梅光迪君说，“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，其所模仿者不同，其为奴隶则一也。况彼等模仿西人，仅得糟粕，国人之模仿古人者，时多得其神髓乎。”我因此引起一种对于模仿与影响，国粹与欧化问题的感想。梅君以为模仿都是奴隶，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，也是可取的。我的意见则以为模仿都是奴隶，但影响却是可以的；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，无所用其模仿，欧化是一种外缘，可以尽量的容受他的影响，当然不以模仿了事。

倘若国粹这一个字，不是单指那选学桐城的文章和纲常名教的思想，却包括国民性的全部，那么我所假定遗传这一个释名，觉得还没有什么不妥。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，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，而且很希